

秋来了

文/宗璞

似乎刚过完春节，什么都还来不及呢，已是长夏天气，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。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，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。我先是一惊，随即怅然。这花一开，没几天便是立秋。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，过了霜降，便立冬了。真真的怎么得了！

一朵花苞钻出来，一个柄上的好几朵都跟上。花苞很有精神，越长越长，成为玉簪模样。开放都在晚间，一朵持续约一昼夜。六片清雅修长的花瓣围着花蕊，当中的一株顶着一点嫩黄，颤颤地望着自己雪白的小窝。

这花的生命力极强，随便种种，总会活的。不挑地方，不拣土壤，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，把阳光让给别人，很是谦让。据说花瓣可以入药。还有人来讨那叶子，要捣烂了治脚气。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，工作上向上比，算得

一种玉簪花精神吧。

我喜欢花，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。因有自知之明，不敢邀名花居留，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。有一种太阳花又名死不了，开时五色缤纷，杂在草间很好看。种了几次，都不成功。“连死不了都种死了。”我们常这样自嘲。

玉簪花却不同，从不要人照料。只管自己蓬勃生长。往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，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，次年便有绿叶白花，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。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，原有两行花，现已形成一片，绿油油的，完全遮住了地面。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，一柄柄白花擎起，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，不知驶向何方。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，会藏着一些小活物，吓人一跳。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。可能因气味的缘故，不容虫豸近身。

花开有十几朵，满院便飘散着芳香。不是丁香的幽香，不是桂花的甜

香，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。它的香比较强，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。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，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，让人减少几分懒洋洋，让人心里警惕着：秋来了。

秋是收获的季节，我却是两手空空。一年、两年过去了，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。怪谁呢，很难回答。

久居异乡的兄长，业余喜好诗词。前天寄来自译的朱敦儒的那首西江月。我把“领取而今现在”一句反复吟哦，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。其实不必深杯酒满，不必小圃花开，只在心中领取，便得逍遥。

领取自己那一份，也有品味把玩、获得的意思。那么，领取秋，领取冬，领取四季，领取生活罢。

那第一朵花出现已一周，凋谢了。可是别的一朵一朵再接上来。圆鼓鼓的花苞，盛开了的花朵，由一个个柄擎着，在绿波上漂浮。（节选）

音乐笔记

文/肖复兴

不知为什么，对弦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喜爱。总觉得似乎那琴弦如水，渗透性更强，最能渗透人的心田，湿润到人心的深处。

同其他乐器相比，弦乐的作用是不同的。一般而言，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，总觉得怎么也是男性化了一些，清亮而脆生生的音色，像楞楞的雨点敲打在石板上，是那种清凉激越的声响，没有弦乐那种抽丝剥茧的细腻，更适合李斯特、瓦格纳和拉赫玛尼诺夫式的激情洋溢，极其适合作为男人的手臂和胸膛。当然，肖邦力图将钢琴变得抒情和缠绵，让夜曲、船歌和华尔兹变成月色中女人温柔的曲线流溢的怀抱。总觉得钢琴更像是从山涧里流淌下来的清澈溪水或激荡的瀑布，而弦乐才有一种草坪上毛茸茸、绿茵茵的感觉，夜色中月光融融在白莲花般的云彩中轻轻荡漾的感觉。

同别的乐器就更没法相比了。能和萨克斯相比？萨克斯更低沉阴郁，如果也有女性的色彩的话，是属于那种失意的女人或小寡妇，沙哑的喉咙让一支接一支的香烟燎坏了。和长笛相比？长笛更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底气十足，嗓门嘹亮，却也单薄精心，能有弦乐色彩的丰富和曲线的起伏蕴藉。和圆号相比？那是一个胖子，哪有那种美丽而苗条的线条飘逸？和单簧管、双簧管相比？那是一个个的瘦子，哪有那种丰满的韵味荡漾？……

弦乐确实是属于女性的，女性更接近艺术的真谛，缪斯之神是女性。有一次在人大大会堂听马泽尔指挥美国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《命运》。定音鼓敲响刚开始时，满场还是嘈杂无比，但弦乐一响起，立刻花朵纷纷轻柔地绽开，舒展着吐出花蕊，嘈杂立刻随着也消失了，这一片宏大又温柔的弦乐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吸水纸，将嘈杂统统吸收殆尽。也许，只是我的错觉，是弦乐太美了，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心，让我暂时遗忘了嘈杂。

还有一次也是在人大大会堂，听捷杰耶夫指挥基洛夫交响乐团演奏里姆斯基·科萨科夫的《天方夜谭》，小提琴的独奏一出来，立刻全场鸦雀无声，那种异国情调如果没有小提琴的抒情演绎，该是多么的贫乏，还能有那大海和辛巴德的船的旋律吗？还能有东方的神话和美丽向往的色彩吗？弦乐有时能起到别的乐器无法起到的作用。（节选）



摄影 李丽平

美

文/爱默生

我曾一天早上站在我的房子后的山顶上，观察破晓到日出的景色，那种感受天使也愿意分享。只见几条狭长的云彩，像鱼儿遨游在绯红色的天海里。我站在那儿，宛如站在大海的岸边，眺望着平静的大洋。我似乎参与了自然瞬间万变的历程，他活泼的光芒照到了我的脚下，我在晨风中长大，和晨风携手合作。

自然竟以那么一点廉价的元素就使我们神化了！只要给我健康和一天时间，我就能把帝王们的华贵贬得一钱不值。黎明就是我的亚述王国，夕阳和日出是我的帕福斯，凡人想象不到的仙境。空旷的正午是我感觉和理解中的英格兰，而昼夜，则是我神秘哲学和梦中的德意志。

梦的更高层次即精神因素，是感知美的关键。美是上帝刻在德行上的标志。每一次勇敢的行为也同样是优美的，足以辉映现场和旁观者。自然展开他的双臂来拥抱人类，只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变得同样的伟大。她心甘情愿地用玫瑰和紫罗兰撒在他的脚印上，不惜屈身以自己的庄严和优雅来修饰她亲密的孩子。有德行的人总是同自然的杰作连在一起，成为有形领域中的中心人物。

艺术品的制作给神秘的人性投下了一束亮光。艺术品是世界的抽象和概括。这是自然微形的结果和表现。美的标准是自然形体的完整的圆，即自然的总体。美，就其最大也是最深刻的意义而言，是宇宙的一种表现。（节选）

爱竹也是一种“乡愁”

文/周作人

首先令人记忆起的，是宋人的一篇《黄冈竹楼记》。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。我因小时候的影响，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，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，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。用竹来建筑，竹劈开一半，用作“水溜”，大概是顶好的。此外多少有些缺点，这便是竹的特点，它爱裂开，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，因此就有了问题了。

细的竹竿晾晒衣服，又总有裂缝，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“水竹管”，这才不会得开裂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，却到处都是裂缝，也是十分扫兴的事，因此推想起来，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。

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是在有竹的背景里，找这么一个住房，便永远与竹为邻。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，因为它好看，而且有用。树木好看的，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，有如杨柳、梧桐、棕榈等皆是，只是用处较差，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，可是比起竹来，还相形见绌。它们不能吃，就是没有竹笋。

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，似乎是很“雅”，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，归根结蒂是很俗的，为的爱吃笋。说起竹谁都喜爱，似乎这代表“南方”，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，差不多都感到一种“乡愁”。

（节选）

断章

生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，而每一刻间的故事都是新鲜的。这一顷刻中有了新鲜有意义的故事，这一顷刻中我们心满意足了，这一顷刻的生命便不能算是空虚。生命原是一顷刻接一顷刻地实现，好在它“不舍昼夜”，算起总账来，层层实数相加，决不会等于零。人们不抓住每一顷刻在实现中的人生，而去追究过去的原因与未来的究竟，都要走到无穷追溯。

——朱光潜

真正的秋天终于降临。天气转凉而且多风。树叶并未枯萎，却发出干枯的沙沙声。地面的色泽

和形貌像游移的湿地一样难以捉摸。随着眼帘垂下，动作渐缓，曾经最后的微笑逐渐消失。万物皆有所感，或者我们想象它们有所感受，将它们道别紧抱胸前。庭院里回旋的风声拂过我们的意识，成为别的什么东西。

——费尔南多·佩索阿

天是昨夜雨洗过的，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；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，一大棵树荫下罩着井，又像是心！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，夏天过去了，也不到秋天。但我望着田垄，土墙上的瓜，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。

——林徽因

新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

柳梢青·随缘

刘存发词 篆刻

诸事皆缘，胸襟淡泊，自得清闲。适性相行，从心取静，随遇能安。笑观世上方圆，聚还散、顺其自然。苦海无边，轻舟可渡，定若参禅。

